



廣澤尊王信仰與香港福建族群的關係

葉德平

香港中文大學進修學院講師

摘要

2014年6月，香港特區政府公布《香港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內收錄了香港480項非物質文化遺產，「廣澤尊王誕」獲收錄於第3.13項之中，*逐漸受到香港人重視。

事實上，隨着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移民潮」，廣澤尊王信仰也從福建走到香港，植根在香港福建人社區，影響一代又一代的香港閩人。而活躍於今日香港社會的福建人已是移民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因應着時代的變遷，以及2009年香港鳳山寺的落成，廣澤尊王信仰也由純粹的宗教信仰，蛻變成具有「連繫族群」功能的社會組織。近年來，主祠廣澤尊王的香港鳳山寺，更與活躍香港多個福建同鄉會組織慢慢互動着，成為了香港福建人的重要聚落。

香港鳳山寺是廣澤尊王祖庭——詩山鳳山寺的分爐。本文希望通過傳統典籍文獻的整理，以及到香港鳳山寺、詩山鳳山寺實地考察與口述歷史的方法，分析廣澤尊王信仰與香港福建族群的關係。

關鍵字：香港鳳山寺、廣澤尊王、同鄉會、福建、南安

* 《香港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項目3.13內容是：「北角『開元禪院』為供奉廣澤尊王的法場，香港廣澤尊王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於每年農曆二月二十二日，籌辦廣澤尊王的神誕活動，另有巡遊及法會等儀式活動」。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elief of “Guangzezunwang” and the Fujian Ethnic Group in Hong Kong

Tak-Ping Yip*

Abstract

In June 2014,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announced the "Firs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ventory of Hong Kong", which is including 480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in Hong Kong. "Guang Ze Zun Wang's Birthday" was included in Item 3.13 and was gradually valued by Hong Kong people. .

In fact, with the "immigration tide" of the 1960s and 1970s, the belief in Guangze Zunwang also moved from Fujian to Hong Kong, and rooted in the Fujian community of Hong Kong. The Fujianese who are active in today's Hong Kong society are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immigrants, and even the third gener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and the completion of the Fengshan Temple in Hong Kong in 2009, the belief of the Guangze Zunwang has also changed from "Pure religious belief" to "Society's strength" which has "connecting ethnic group" function. In recent years, Hong Kong Fengshan Temple has gradually interacted with

* Lecturer, School of Continuing and Professional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ny Fujian associations in Hong Kong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gathering of Fujian peopl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Fengshan Temple is the sub-furnace of Shishan Fengshan Temple. This paper hope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uangze Zunwang belief and the Hong Kong Fujian community through the collation of traditional classics, field visits and oral history in Fengshan Temple and Shishan Fengshan Temple.

Keywords: Hong Kong Fengshan Temple, Guangze Zunwang, Fujian, Nanan



一、緒論

宋、元以前，福建人已經開始陸續遷入廣東，有些甚至進入了香港。以香港「新界五大氏族」¹之一——上水廖氏為例，其祖先廖仲傑，就是元末時期從福建汀州南遷到上水鄉。明、清時代，由於人口繁衍迅速，以及之前大量移民遷入，閩省耕地不足的問題非常嚴重。於是，部分氏族舉族遷移，進入了廣東山區、潮汕地區等，開墾土地，利用粵省豐富的資源，繼續家族的繁衍生息。

到了現代，因為《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和《展拓香港界址專條》，香港成為了英國的殖民地，從此廣東省寶安縣的中央架起了一層又一層的鐵絲網，標誌着中國與英國的邊境界境。香港開埠以後，閩人也大量移民到香港上環、西環一帶，經營家鄉土產貿易生意。民國時期，天災人禍不絕，移民到香港的閩人越來越多。據統計，當年在港閩人已有逾十萬之眾。²

抗日戰爭前後，移居香港的福建人越來越多。以晉江人為例，據旅港福建商會統計，當年約四、五萬晉江人移居香港；到了 1987 年，在港福建人，僅晉江已達廿八萬，佔當年香港總人數的 6%。³有別於開埠初期，移居香港的福建人大多居於港島北角區，故北角又給本地人稱譽為「小福建」。

閩人大量移居到香港，除了帶來經濟動力外，也把他們的鄉土信仰帶到香港，像天上聖母、保生大帝、清水祖師、三坪祖師、定光古佛、惠澤尊王、妙

¹ 「新界五大氏族」指新界原居民中錦田鄧氏、新田文氏、上水廖氏、上水侯氏及粉嶺彭氏。

² 香港福建同鄉會：《鄉誼·香港福建同鄉會成立六十周年特刊》（香港：香港福建同鄉會，1999 年），頁 122。

³ 旅港福建商會：《旅港福建商會八十周年紀念特刊》（香港：旅港福建商會，1997 年），頁 281-283。



應仙妃，以及廣澤尊王等，都是居港閩人奉祀的神明。⁴

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將集中在廣澤尊王信仰上論述，除了會講述廣澤尊王在港的傳播情況，也會論述其與本地福建族群的關係。全文主要分為三個部分：(1) 廣澤尊王信仰在香港福建族群的傳播情況；(2) 其與同鄉會組織融合情況；以及(3) 香港鳳山寺兼演「同鄉會」的角色。⁵

(1) 廣澤尊王信仰在香港福建族群的傳播情況

廣澤尊王信仰產生的時間，距今已有近千年時間，而且有關史志文獻數量不多，除清代兩部史志：楊浚《鳳山寺志略》和戴鳳儀《郭山廟志》外，大都紀錄不齊。因此，有關尊王的生平事蹟，歷來就有不同的說法。例如尊王的姓名、生卒年、受封情況，就已經莫衷一是。而諸本之中，又以戴鳳儀《郭山廟志》考證最翔實、記錄最齊全，同時也是後來各部廣澤尊王信仰研究的基本素材。因此，本文所述悉數據此而成。⁶（按：）

1.1 廣澤尊王簡史

⁴ 2011年07月02日，香港舉行了「福建神明佑香江·祈福和平大法會」。籌委會首次從福建恭請到港的5尊神明包括：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善信、來自福建湄洲祖庭的「媽祖」（天后娘娘）金身；信仰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安溪「清水祖師」金身；被全球一億多客家人譽為客家保護神的閩西「定光古佛」金身；漳州「三平祖師公」；南安「惠澤尊王」金身；聯同一直在港供奉的保安「廣澤尊王」金身、「妙應仙妃」金身、「保生大帝」金身，合共8尊福建神明為香港祈福。詳見〈福建神明佑香江法會開幕〉，刊《文匯報》2011年7月4日。

⁵ 筆者祖籍南安詩山。祖父是移居香港的第一代，是福建凌雲葉氏苗裔，為惠澤尊王葉森公的裔孫。同時，由於廣澤尊王祖庭在南安詩山，故家裡亦世代供奉着廣澤尊王。因緣際會，筆者為香港鳳山寺編撰廟志。此外，筆者亦是香港南安公會青委。因此，這篇文章於筆者而言，是別具意義。

⁶ 《郭山廟志》與諸本的比較，涉及大量文獻考證工作，難以在本文內一一敘述。故請諸君參閱拙作《香港鳳山寺與廣澤尊王研究》第三章。而此作將於今年夏季，由中華書局（香港）出版有限公司於香港出版發行。



據清戴鳳儀《郭山廟志》⁷載，後唐同光年（923-926 年），二月二十二日，郭姓童子在福建省南安市降世。⁸其祖輩樂善好施，福蔭後人，故在十六歲之時，即後晉天福年間（936-944 年），他就羽化登仙。

坐化成仙後，廣澤尊王多次顯聖。《郭山廟志》記：「王甫著靈響，里人建廟祀之」。另亦記載宋建炎四年至清朝四次顯聖事件，其中尤以明嘉靖末年（按：1522-1566 年）的一次顯聖，記載至詳：「明嘉靖之季，島倭寇詩山，鄉人築堡廟北，賊困之，不利，意以為神，縱火焚廟，碑敕俱毀。忽大雨驟至，賊之攻堡藥亦燼於火，遂懼而遁，四境獲安。僉曰：『非王之力不及此。』」

因此，從南宋紹興朝開始，他就屢受朝廷敕封，封號由最初的「威鎮廣澤侯」，到清同治九年，疊加至「威鎮忠應孚惠威武英烈保安廣澤尊王」，並由「侯」升格為「王」。因此，後世的善信他為「廣澤尊王」、「郭聖王」、「聖王公」或「聖公」等。詳可見下表：

時期	封號	封爵
宋紹興朝	威鎮廟	威鎮廣澤侯
慶元朝		威鎮忠應孚惠廣澤侯
慶元朝（或作開慶元年）		威鎮忠應孚惠威武英烈廣澤尊王
清朝同治九年		威鎮忠應孚惠威武英烈保安廣澤尊王

上表所記之「威鎮廟」，有指是今日安溪之廟，然清戴鳳儀於《郭山廟志》已指出其非。⁹無論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位於南安市詩山鎮之詩山鳳山寺是公認的廣

⁷ 本文據光緒丁酉秋刊本《郭山廟志》書寫。

⁸ 關於廣澤尊王的姓名，歷來有兩種說法：一為郭忠福；一為郭姓，名字不詳。有關論證，可詳見拙作《香港鳳山寺與廣澤尊王研究》第三章。

⁹ 清戴鳳儀於《郭山廟志》指出這是清代有人刻意提高清溪寺廟的地位而設定的故事。《郭山廟志》：「更有附會不經者，莫如受封一說。諺云：『麾旗宋宮，其靈響出自清溪之廟，其敕書亦錫於清溪之廟』，意蓋欲借是以實『威鎮』名也。」「威鎮」，指的是清溪之廟。本來，這應該



澤尊王祖廟。

1.2 廣澤尊王在香港

廣澤尊王於五代成神，流傳至今已超過一千。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廣澤尊王正式與香港結緣。事實上，作為閩人的鄉土神，自然是有閩人的地方，就會有廣澤尊王。故此，這裡的「正式」是指有文獻記載的「結緣」。

1967年7月26日《華僑日報》有一小節有關廣澤尊王的報道，這也正是迄今可見最早的文獻紀錄。全文如下：

北角開元禪院下週二 為廣澤尊王陞座典禮

北角電廠街十五號聯和大廈十三樓C座，開元禪院，乃福建佛教人士創建之念佛道場，由辜安慶，黃炎星居士等主持。該院近由專人返福建南安縣詩山，將鳳山寺供奉之廣澤尊王金身一座，迎接來港供奉。該座尊王法像，乃唐代時間化身之聖蹟，迄今千載，神威顯赫，名傳中外。此次迎接來港，在該禪師陞座，經□農曆六月廿五日未時舉行開光典禮，供天供佛。法會一連五天，願祝佛光普照，四海昇平。屆時，歡迎善信參加拈香云。¹⁰

是指位於南安的郭山廟；據《郭山廟志》說：「一二搜羅志乘、心知其故、猶難盡為淺見鮮聞者」，把「威鎮」之名「專屬」於清溪之廟。也即是說，清朝有一些人有意抬高清溪廟宇的地位，所以稍稍「修改」，甚至「創造」了一些傳說。

¹⁰ 原文有部分字體模糊不清，能據上文下理推測者，已補上；未能辨識者，悉以□標識。





這段報道有兩個要項要注意：第一，開元禪院是香港福建人的道場，估計在迎來廣澤尊王金身之前，已在運作。故此，廣澤尊王的信仰應該比此更早進入香港。而近年來，除了開元禪院以外，香港還有一個神壇及一間寺廟主祠廣澤尊王；前者是香港聖公壇，後者是香港鳳山寺。第二，文中提及「該院近由專人返福建南安縣詩山，將鳳山寺供奉之廣澤尊王金身一座，迎接來港供奉。該座尊王法像，乃唐代時間化身之聖蹟」。關於這一點，一直以來都眾說紛紜。後來，筆者訪問了香港鳳山寺洪成濱先生，得到另一個說法。

2019年03月19日上午09:17，筆者以電話訪問了香港鳳山寺創寺成員洪先生，¹¹總體來說，他提出了三點說法：

1. 1966-1969 期間，他仍在詩山公社裡面工作，1967 年期間，他曾獲社長楊呈堆、武裝部長雷金輝邀請，到詩山鳳山寺毀廟（他最後托辭不去），而他清楚記得當年（1967 年）廣澤尊王金身仍在廟中，故不可

¹¹ 因受訪者不欲公開姓名，故在此隱去。



能忽然出現在香港。這一尊神像已不知所終，今日祖廟內那尊是在1978年重刻的。

2. 詩山鳳山寺廣澤尊王金身應有110公分高，而他目測開元禪院的那尊應該只有約98公分高，而且兩尊神像法相不同，不可能是詩山那尊。
3. 他聽說開元禪院這一尊是以當年5000港元從摩囉街中購得。而這尊應該是永春那尊，而非詩山那尊。（筆者按：據戴鳳儀《郭山廟志》卷八記，是時有一所分廟「在永春州治西門外」。）

洪成濱還提供了兩尊廣澤尊王的神像照片。下面左圖是詩山鳳山寺原來的神像，右圖是開元禪院今存的神像。



無論如何，這一次絕對是廣澤尊王傳播到香港的一次重要事件。而在同年

8月6日也有廣澤尊王的接續報道，但因篇幅所限，僅引原圖而不詳論。



《華僑日報》1967年8月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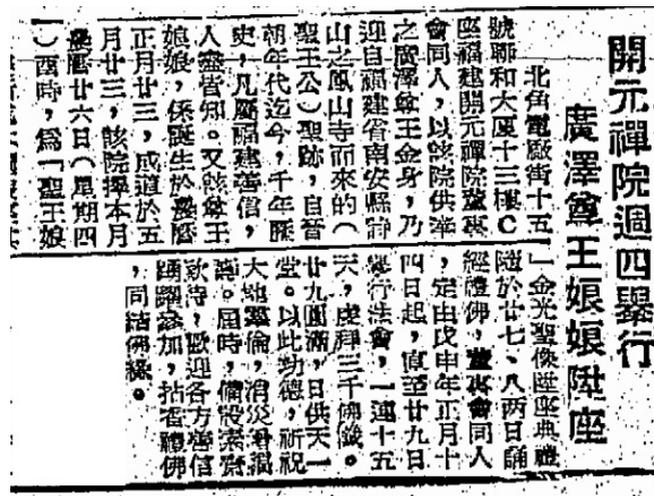
1968年1月23日，《華僑日報》又有一項廣澤尊王相關的報道：

開元禪院周四舉行 廣澤尊王娘娘陞座

北角電廠街十五號聯和大廈十三樓C座福建開元禪院董事會同人，以該院供奉之廣澤尊王金身，乃迎自福建省南安縣詩山之鳳山寺而來的（聖王公）聖跡，自晉朝年代迄今，千年歷史，凡屬福建善信，人盡皆知。又該尊王娘娘，係誕生於農曆正月廿三日，成道於五月廿三，該院擇本月農曆廿六日（星期四）酉時，為「聖王娘」金光聖像陞座典禮隨於廿七、八兩日誦經禮佛，董事會同人，定由戊申年正月十四日起，直至廿九日舉行法會，一連十五天，虔拜三千佛懺。廿九圓滿，日供天一堂。以此功德，祈祝大地群倫，消災增福壽。屆時，備設素齋款待，歡迎各方善信踴躍參加，拈香禮佛，同結佛緣。



「聖王娘」即妙應仙妃，其事蹟收錄在戴鳳儀《郭山廟志·保安廣澤尊王傳》所附之〈尊妃傳〉。¹²隨着廣澤尊王蒞臨香港，其妻「聖王娘」亦於開元禪院陞座。這不啻說明了廣澤尊王信仰與香港已走得越來越近。而在一眾善信的推動下，「廣澤尊王誕」獲收錄到 2014 年香港特區政府頒布的《首份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內，項目編號 3.13 項，其描述是：「北角開元禪院為供奉廣澤尊王的法場，香港廣澤尊王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於每年農曆二月二十二日，籌辦廣澤尊王的神誕活動，另有巡遊及法會等儀式活動。」「廣澤尊王誕」成為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說明了這項信仰已經在不自覺的情況下，與香港本土文化「對接」了，是從北而南的閩人帶給香港的一項重要文化內容。



《華僑日報》1968 年 1 月 23 日

(2) 廣澤尊王信仰與同鄉會組織融合情況

¹² 《郭山廟志·保安廣澤尊王傳》所附之〈尊妃傳〉：「尊妃氏黃，號懿德，後唐時正月二十三日誕也。或曰：妃少字於王，王薨後，妃一旦入廟而逝，里人因塑像並祀之。或曰：妃在宋紹興間（按：1131-1162 年），曾敕封「妙應仙妃」。年代既溼，敕書亦毀，姑弗深考。然自並祀以來，凡王所著績，妃每與有力焉。」



從 1967 年至 2008 年，逾 40 年間，香港主祀廣澤尊王的神壇、寺廟只有開元禪院一家。到了 2008 年，香港鳳山寺於香港屯門小坑村創建；2009 年，香港聖公壇創建於上環永順商業大廈香港南安詩山同鄉會址內。

直到今天為止，香港只有這三處廣澤尊王道場，而香港鳳山寺是三者之中最大規模的。它不只是一個神壇，更是一所規模不小的香港寺廟。它的主建築群從左到右是「觀音殿」、「聖公殿」和「太歲殿」三殿，分別供奉：財神爺爺、觀音佛祖、土地公公；聖公、聖媽、開基聖公、聖旨牌、注生娘娘、魁星爺公、印童子爺公、劍童子爺公、右童子爺公、左童子爺公；斗姆元君、右彌隱光星君、左輔洞明星君、六十甲子太歲星君。

香港鳳山寺是由鄉賢、僑領建立的

它原名「香港聖公廟」，並以「鳳山寺廣澤尊王（香港）建設委員會有限公司」為名在香港註冊，其後因配合發展需要，於 2012 年 7 月 24 日取消香港註冊登記。2012 年 8 月 28 日，在鄉賢李建超、林長榮、羅清源、李再來、呂斌、呂榕、葉少鳴、葉培輝、洪益良、陳德明、洪培慶、洪思瑜、洪成濱、陳振芳、陳炯林諸先生的倡議下，「香港鳳山寺有限公司」正式在香港註冊成立，並於 2014 年 1 月 1 日，根據《稅務條例》第 88 條，正式註冊為獲豁免繳稅的慈善機構及慈善信託。香港鳳山寺宗旨是「弘揚中華鳳山傳統文化，以廣澤尊王忠孝節義、大慈大悲、美德和諧、至忠至孝之精神；積德行善、福祉社群、助弱扶貧、贈醫施藥」。未來，香港鳳山寺期望繼續為善信們提供永久參拜「聖公」、「聖媽」之場所，發揚廣澤尊王的「忠」、「孝」精神，並積極推廣福建文化。

上述提及的鄉賢，都是香港南安公會的要員，有的更兼任香港南安詩山同鄉會（按：它是香港南安公會的「團體會員」）要職。香港南安公會成立於 1979



年，據 2015 年的統計，有會員逾 5000 名、鄉親逾 20 萬，宗旨是「敦睦鄉誼，同舟共濟」。發展至今，它已有逾 5000 名個人會員、40 多個團體會員。

由是可見，香港鳳山寺其實就是一群香港閩南僑領建立的寺廟。當香港鳳山寺成立以後，旋即加入香港南安公會，成為它的「團體會員」，¹³這更能看到同鄉會與廣澤尊王信仰的緊密關係。

這種情況，其實也出現在閩南其他信仰之上。例如在「小福建」春秧街¹⁴內的「鎮海宮」、¹⁵「香港寶泉庵」、¹⁶「香港石獅城隍廟」，¹⁷以及「顯淋宮」，¹⁸都與居港閩人同鄉會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即旅港深滬東安聯友會、香港奎霞同鄉會，以及石獅寬仁旅港同鄉會。

¹³ 《文匯報》2015 年 12 月 13 日 A7 版刊登了一份全頁廣告，恭賀香港南安公會成立三十六周年暨第十七屆理監事就職典禮。在該賀文之最後，記有香港南安公會全體團體會員的名稱，包括了香港鳳山寺。

¹⁴ 北角的春秧街素有「小福建」的稱號，這是因「郭春秧」而命名。郭春秧，又名郭禎祥，福建同安人，早年喪父。十六歲遠渡南洋，投靠伯父郭河東，在糖廠學習以機器製糖的技術。後來他成為當地四大糖商之一，糖廠更遍布荷屬東印度各埠。他亦曾回家鄉福建投資和捐助，建設農場、糖廠、貿易行及小學等，並且鋪路造橋，贈醫施藥，同時參與廈門鼓浪嶼的開發和到香港擴展糖業和地產業務。他在 1921 年成功投得北角發電廠（即今天的城市花園旁）一幅面積達 8333 平方米的土地，原本計劃填海後興建糖廠，後來因為省港大罷工而延誤，加上當時糖價不斷下跌，郭春秧於是把填好的土地轉為地產項目作為收租之用。最先出現的是一排四十間的相連樓房，故此老一輩亦稱春秧街為「四十間」。1930 年代，政府將該處其中一條街命名為「春秧街」，以表彰他的貢獻。

¹⁵ 香港鎮海宮籌設於 1998 年，由定居香港北角的福建晉江深滬人設立，並於 2000 年正式創立，廟宇坐落於北角亞洲大廈，香港鎮海宮的香火來自晉江鎮海宮，主祀代巡王爺，俗稱阿爺公。

¹⁶ 香港寶泉庵位於北角英皇道麗宮大廈，寶泉庵主祀神保生大帝，旁祀玉皇上帝、觀世音菩薩、三坪祖師以及女媧娘娘。

¹⁷ 香港石獅城隍廟位於北角英皇道美崙大廈，主祀石獅城隍爺，旁祀忠祐侯夫人媽、玄天上帝、開山殿七位大總巡、馬舍爺、開山殿七位大總巡、夫人媽、觀音佛祖以及開山殿二十四司。

¹⁸ 顯淋宮位於北角麗宮大廈，供奉比干公，顯淋宮主祀保生大帝，旁祀玉皇上帝、夫人媽、境主公與三十六將公。



說回主題，近年來，香港鳳山寺與同鄉會的關係更是越來越密切。2018 年 9 月 30 日，香港南安公會把國慶活動與廣澤尊王千秋寶誕的晚會結合在一起，成為「香港南安公會熱烈慶祝國慶六十九周年暨廣澤尊王千秋聖誕聯歡晚會」，這也是二者高度互補的例子。另外，香港南安公會在 2015 年，籌款購置位於北角海景大廈、價值 2500 多萬元（港元，下同）、佔地 4000 呎的新會所。香港鳳山寺當時即捐助了 5 萬元支持。二者關係之密切，此亦可見一斑。¹⁹

(3) 香港鳳山寺兼演着「同鄉會」的角色

同鄉會是一個社會功能豐富的組織，除了「護僑」、「救鄉」和「敦睦鄉誼」這三大功能外，更在無形之中，透過形形色色的活動，在異鄉傳承家鄉文化。無數遊子的心中，都有一個「家鄉」的印象。它可能是一種味道，可能是一座建築物，也可能是一場又一場的祭祀儀式。這個「家鄉」是抽象，是難以把握的，必須通過一個現實場景或實物來實現。

寺廟、道壇，正是實踐的場所。祭祀與鄉里聚會，基本上是難以分割。從信仰層面上看，宗教活動居港閩人精神層面的滋潤和教化，寺廟廣播「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²⁰的概念，使鄉人能做到互相幫助，救貧濟孤。從倫理層面上看，寺廟除了是宗教活動進行的場所外，更是同鄉之間聯繫鄉誼的好地方。因為在共同的神祇之前，我們無論賢愚貴賤，都是卑微的，並非分別。

¹⁹ 成立初期，香港南安公會先是借用某公司的一個辦公桌工作；到了 1984 年募集 50 萬港幣自置 1100 餘呎會所。1998 年，第八屆理事會集資 160 多萬，併購同層隔鄰 500 多呎地方，把會所擴展至 1700 多呎。2015 年，在第十六屆理監事會發動下，籌款購置位於北角海景大廈、價值 2500 多萬港元、佔地 4000 呎的新會所。

²⁰ 韋政通：《中國哲學辭典》（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9 年），頁 494。



同鄉會與宗教團體，兩者在多年來的相扶下，已難分彼此，鄉誼與信仰也在不斷的宗教活動下，越來越顯得堅實，而香港鳳山寺最原始的功能固然是祭祀；到了後期，它慢慢兼備着團結在港鄉親的功能。現在，它更成為鄉里聚會的場所，填補着他們公餘時候的心靈空虛。每年大大小小的祭祀活動，不經不覺中，成為鄉親聚會、見面的一個理由。每次廟中重要祭祀活動過後，義工都會為鄉親烹調麵線、糖粿等家鄉食品，讓大家邊吃邊聊，一方面回憶一下家鄉的味道，另一方面也見見親朋戚友。除了日常的祭祀活動外，在每年九、十月的「廣澤尊王千秋寶誕」，香港鳳山寺都會舉辦「千人特色閩南菜聯歡晚宴」，筵開過百席。而這個活動，很多時也會與同鄉會有聯繫，故此，它也是重要的鄉親聯誼活動。

又例如，每年惠澤尊王²¹的寶誕，居港凌雲葉氏後人，²²都會假借寺廟，舉辦神誕活動，祈求族人平安、四境清晏。祭祀活動的尾聲是葉氏族人一同享用閩南午膳。它是葉氏族人一大清早開始預備，而且都是福建的傳統食物，譬如蚵仔乾油飯、甜湯丸及寓意長壽吉祥的麵線紅雞蛋等。其實，食物並不算名貴，但卻製造了一個契機，讓鄉親聚首一堂。這顯然具有「敦睦鄉誼」的重要意義。

²¹ 農曆十二月初十是惠澤尊王的寶誕。惠澤尊王，俗名葉森，是福建南安凌雲葉氏始祖三翁公第十一世孫。因為他是凌雲葉氏之先祖，故後人都稱他為「祖伯公」（因筆者為凌雲葉氏之後，故以下都稱惠澤尊王為「祖伯公」）。祖伯公於南宋嘉定元年（公元 1208 年）羽化登神；從南宋嘉定十七年至清代同治九年，惠澤尊王五次受朝廷敕封，封號累計有廣德、忠應、威武、英烈、惠澤十字，司「代天巡狩」之職（同治帝的加封稱號），地位由庶民晉升至王侯，而祭祀則由鄉賢升格為朝廷派遣大臣參與。詳見葉德平：〈惠澤尊王神誕活動〉，《香港商報》2016 年 7 月 21 日，「情尋·非遺」專欄。

²² 筆者亦是凌雲葉氏。凌雲葉氏，以其位於凌雲山（朝天山）下得名。凌雲山是泉州南安市名山之一。《泉州府志》云：「凌雲山下葉氏其著姓也，其地，則山高水深，則敦詩悅禮樂。」《南安縣志》云：「高田山最頂上田數十餘畝，瑞氣香花，雨露滋潤，宋時有娶宗室女封郡馬、駙馬，至今閩閩尚在。」



還有，2011 年 7 月 4 日，在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支持、協助下，香港福建大小同鄉會、宗教團體，從七月二日至四日，連續三天在維多利亞公園三號足球場，舉行香港開埠以來首次的「福建神明佑香江祈福和平大法會」，祈求神明保佑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這可謂寺廟與同鄉會高度結合的最普及例子。²³

隨着「第二代移民」的落地生根，香港鳳山寺回祖廟祭祀的活動更成為了本港福建族群與國內福建族群溝通的重要媒介。以 2018 年 12 月 3 日「詩山鳳山寺奉聖迎香活動」為例，當日，香港鳳山寺組團參與，而同行者有大都是「第二代移民」。活動前後的筵席，方便了他們與國內鄉親交往，是連繫他們與家鄉、接通國內政經人脈的一個重要中介者。²⁴

二、結論

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福建進入了全速發展的時代，無論經濟、民生，它的發展都一日千里。良好的經濟，加上民眾對宗教的熱情，造就了閩人樂於捐獻的習慣。他們多把剩餘的財產應用在宗教事務之上。而香港鳳山寺在民眾的實際經濟支持下，發展也極為興旺。

當香港鳳山寺接受了民眾的捐獻後，會以實際行動回饋社會，例如祈福法事、派發平安米、舉辦敦睦鄉誼的宴會等。而民眾接收了寺廟「心靈」與「物質」的「回饋」後，越發虔誠地對待這個信仰，然後捐獻也增加。於是，「民眾」與「寺廟」形成了一個流轉不絕的齒輪，當一方作出貢獻時，另一方則會因而作出相應的回饋，形成一種互動的雙向關係。結果，在寺廟的「收」與「發」

²³ 詳見《文匯報》，2011 年 7 月 4 日，A24 版。

²⁴ 詳見葉德平：〈福建人的重要宗教場所—香港鳳山寺（下）〉，《教協報》2019 年 1 月 7 日，「鑪鋒新語」專欄。



的作用下，社會財富不會停留在某一個階層，反而更平均地調撥到各個層級。

在這情況下，寺廟的社會形象與地位越益提昇，發展也越益蓬勃，而鄉里之情也越益親密。而且，香港鳳山寺的宗教儀式，往往伴隨着家鄉的美食，而這偌大的寺廟，也提供了足夠的空間，讓久未見面的鄉親閒話家常。尤其，在這生活節奏急速、人均居住面積偏低的香港，這更為重要。

三、參考書目

古籍

1. 《郭山廟志》，光緒丁酉秋刊本。

專著

1. 香港福建同鄉會：《鄉誼·香港福建同鄉會成立六十周年特刊》，香港：香港福建同鄉會，1999年。
2. 旅港福建商會：《旅港福建商會八十周年紀念特刊》，香港：旅港福建商會，1997年。
3. 韋政通：《中國哲學辭典》（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9年）

文章

1. 葉德平：〈惠澤尊王神誕活動〉，載於《香港商報》2016年7月21日，「情尋·非遺」專欄。
2. 葉德平：〈福建人的重要宗教場所—香港鳳山寺（下）〉，載於《教協報》2019



文學新鑰 第 29 期

年 1 月 7 日，「鑪鋒新語」專欄。

3. 〈福建神明佑香江法會開幕〉，載於《文匯報》2011 年 7 月 4 日。

